

第  
二  
部



两个星期之后，案子可能在参议院审理。在此之前，涅赫柳多夫打算去一趟彼得堡，万一参议院审理败诉，就按照代写诉状的律师的忠告，再向皇上传呈诉状。可能这次上诉没有结果，据律师的看法，对此应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比较牵强。而马斯洛娃所在的那批劳役犯可能在六月上旬动身，因此，为了随马斯洛娃去西伯利亚——这是涅赫柳多夫下了决心要去的——他现在必须到乡下去一趟，在那里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

涅赫柳多夫首先到了库兹明斯科耶，这是他的离得最近的田产，有一大片黑土地，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个庄园里度过的，长大成人后又来过两次，有一次是遵照母亲的要求把当管家的德国人送来，并和他一起检查经营的状况，所以他很早以前就了解这处田产的情况以及农民和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产主的关系。农民和地产主的关系，客气点说，农民处于完全依附的地位，简言之就是受账房的奴役。这不是六十年代初已被废除的那种赤裸裸的奴役，即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所有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一般说来，绝大多数是受大地产主的共同的奴役，而当时，非常罕见，也受生活在农民中的一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种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田产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的，而他曾促成这种经营方式的建立。然而，涅赫柳多夫不仅仅了解这一情况，他还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残酷的，而且从大学时代就知道，那时他信奉并鼓吹亨利·乔治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把父亲的土地交给了农民，认为在这个时代占有土地是有罪的，就像五十年代拥有农奴一样。诚然，脱离军职以后，当时他已习惯于每年大约花费两万卢布，他的这些知识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就被遗忘了，于是，他不仅从来不向自己提出如何对待私有财产以及母亲给他的钱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极力不去想这些。可是，母亲去世，他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土地，又重新面对他提出对待土地所有制抱什么态度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前，涅赫柳多夫会对自己说，改变现存制度他无能为力，而且管理田产的不是他——多多少少会感到心安理得，住在远离田产的地方，从那里得

到钱。现在他决定，虽然他就要去西伯利亚，要和监狱这个小天地发生复杂而艰难的关系，为此必须有一些钱，但是，他仍然不能把事情搁置不管，照原样子行事，而是应当加以改变，自己受些损失也无所谓。因此，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要按照不贵的价钱把土地交给农民，让他们能够总体来说不再依附于地产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将地产主和农奴主加以比较，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不是雇工耕种土地，与农奴主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没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解决问题，但是向解决问题迈进了一步：这是从比较粗暴的强制方式向较为不粗暴的强制方式的过渡。所以他打算这样做。

将近中午，涅赫柳多夫来到了库兹明斯科耶。为了在各方面都让自己的生活俭朴些，他事先没有拍电报，而是从车站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穿黄土布上衣，在瘦长的腰身下边打皱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按照马车夫的架势侧身坐在驭座上，他乐于跟老爷聊天，只要他们聊起来，那匹摇摇晃晃的瘸腿驾辕马和拉边套的有气肿病的瘦马就可以慢步走，这是它们非常求之不得的。

车夫说起库兹明斯科耶的管事，却不知道他拉的是管事的主人，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挑明。

“阔气的德国佬，”在城里住过，读过长篇小说的车夫说，他坐在那里，半侧身子对着乘客，时而握住马鞭子上部，时而握住鞭子下部，分明是想炫耀自己的本领，“他添置一辆配有黄色马的三套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开出来——可真是气派！”他接着说，“冬天，到了圣诞节，大房子里摆一棵圣诞树，我送客人到过那里，点着小电灯。全省都找不出这样的人家！捞的钱——多得很多！他要什么没有？他大权在握。听说，他买了一处挺好的田产。”

涅赫柳多夫认为，那德国人如何管理他的田产和从中捞钱，他完全不在乎，可是这个瘦长腰身的车夫讲的事情让他非常反感。他欣赏着这美好的白昼，看到那些渐渐变暗的密云，时而把太阳遮住，时而又遮住春播的田野，这里到处是农民在拉犁，耕种燕麦；百灵鸟在茂密的草场上空飞翔；树林里除了晚发芽的橡树之外，都已长出了新绿；草地上点缀着成群的牛马；田野里，一些种地的农夫隐约可见——但偶尔，他想起有过不愉快的事，什么事？于是，他想起了车夫所讲的那个德国人在库兹明斯科耶的胡作非为。

涅赫柳多夫来到库兹明斯科耶之后，由于忙一些事务，这种感受也就忘记了。

看过账本，和管事谈过一次话，管事天真地提出，农民缺少土地，他们被地主的土地围在当中是会给主人带来好处的。这更加坚定了涅赫柳多夫的打算：不再经营田产，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从账本以及跟管事的谈话中他了解到，像先前一样，有三分之二的最好的耕地是自己的工人使用改良工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是雇用农民按每俄亩五卢布工钱耕种的。就是说，为了挣这五个卢布，农民要把地主一俄亩土地犁三次，耙三次，播种，然后收割，打捆或者压实，运到打谷场，而这些工作要用自由的廉价的雇工来完成，至少每俄亩土地要付十个卢布。农民从账房取得的一切需用都是按最贵的价格，由农民用工役支付的。他们使用营场、去森林打柴、取得马铃薯叶茎都要用工役支付，几乎所有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这样一来，雇农民来耕种离村落较远的土地，每俄亩的收入比每亩按地价的百分之五利息计算所得收入高出四倍。

所有这些涅赫柳多夫以前也知道，可是现在了解这些像遇到一件新鲜事，而且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以及一切处于他的地位的人怎么会看不到这种关系是十分不正常的？管事举出种种理由说，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全部农具都会白白丢掉，卖不到它原来价钱的四分之一，还说农民会破坏土地，总的来说，这样交出土地涅赫柳多夫会损失很多。这些理由反而使涅赫柳多夫确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损失一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件好事。他决定，趁他这次来到这里，马上了结这件事。收割和出售那些地里的谷物、卖掉农具和无用的房屋——这些事要由管事在他走后办理。现在他要求管事第二天把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个村子的农民召集来开会，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打算，并商量交出土地的地价。

涅赫柳多夫怀着愉快的心情意识到自己反对管事所说的理由是坚定的，并且为了农民而做出牺牲。他从账房里走出来，考虑着眼前要办的事，绕过正房，穿过一个今年荒废的花坛（管事房屋的对面却开辟了一个花坛），又经过一个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穿过一条椴树的林荫路，他平时都是到这里吸烟。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母亲这里作客，就是在这个地方向他卖弄风情。涅赫柳多夫大致考虑过明天要向农民讲的话之后，就去找管事，喝茶时再一次同他商量如何清理全部田产事务，等到他在这方面完全放心之后，就来到在这所大房子里为他收拾好的一个房间，这房

间平时是招待客人用的。

在这个不大但干净房间里，挂着几幅威尼斯风景画，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镜子，摆放了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上面放着盛了水的玻璃瓶、火柴，还有熄烛器。在镜子旁边的大桌子上，摆放着打开的提箱，可以看见里面有他的化妆用品盒子和随身带的书籍：一本是俄文的刑法研究体会，还有同样内容的德文和英文著作各一本。他想要在乡下空闲时读读这些书，不过，今天是没有工夫了。他准备上床睡觉，明天早一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情况。

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把红木的老式雕花圈椅，涅赫柳多夫想起这是母亲卧室里的，见到这把椅子，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感觉。他忽然感到舍不得这所就要拆毁的房子、就要荒废的园子，还有即将被砍伐的森林，以及所有的牲畜圈、马房、工具棚、机器、牛马，这些虽然不是他购买的，但他知道，都是花大力气置办和保存下来的。以前他觉得可以轻易舍弃所有这些东西，可是现在，他不仅怜惜起这些东西，而且也舍不得土地以及他可能需要的一半收入。于是，立即有一些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这就是，把土地交给农民并破坏自己所经营的田产是不理智的，也是不应该的。

“我不应占有土地。既然不占有土地，我就不能维持这全部的经营。除此之外，我马上去西伯利亚，因此，无论房屋或者田产我都不需要。”一个声音说。“确是这样，”另一个声音说，“可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生活一辈子。如果你结了婚，你可能有孩子。你怎样完好地得到田产，也就应该那样把它传下去。要对土地负责。交出去，毁掉这一切都很容易，置办这一切就非常困难了。主要的是，你应当好好考虑自己的生活并决定你自己以后怎么办，根据这些来安排自己的财产。对这个决定你能做到坚定不移吗？再说，你真的是凭良心做你正做的事吗？或者是，你做这些事是为了给别人看，为了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涅赫柳多夫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人们怎样议论他，这对他的决定是有影响的。他越是思考，提出的问题就越多，这些问题也越发变得难以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想法，他躺到干净的床上，想睡觉，以便明天有个清醒的头脑来解决今天被他弄得糊里糊涂的问题。然而他很久不能入睡。青蛙的叫声，连同新鲜的空气和月光涌进打开的窗户，这叫声里还掺杂着远处花园里夜莺的鸣啭和呼哨声，有一只夜莺在近处、在窗前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啼鸣。涅赫柳多夫

听着夜莺和青蛙的鸣叫，想起了监狱长女儿的弹琴声，一想到监狱长，他就想起了马斯洛娃，她说“你要彻底丢掉那种想法”时双唇颤抖得像青蛙鸣叫那样。随后是，德国管事走下坡去捉青蛙。应当去阻止他，可是他不仅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马斯洛娃，张口就斥责他：“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不，不能让步。”涅赫柳多夫想，接着就醒了。他问自己：“怎么回事，我做的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都一样。不过，我要睡了。”于是他也走下坡去，到管事和马斯洛娃去的地方，于是一切都在那里结束了。

## 二

第二天，涅赫柳多夫早晨九点钟醒来。一个专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听见他有了动静，就给他送来一双从来没有擦得如此锃亮的皮鞋和清凉纯净的矿泉水，通报说，农民正在集合。涅赫柳多夫立即下床，头脑也清醒了。昨天那种关于他交出土地以及破坏田产经营的遗憾心情已不见了踪影。现在他想起这些来倒是颇为惊讶。现在，对于他就要做的事他感到高兴，并且不由自主地为此而自豪。从他的房间的窗户看得见那个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按照管事的吩咐，农民们已在那里集合了。昨晚青蛙的叫声徒劳无功，今天天气是阴沉的。从早晨开始就没有风，下着暖和的细雨，树叶上、干枝上、青草上到处挂着雨珠。在窗口，除了青葱树木的气息外，还吹来久盼甘霖的土地的气息。涅赫柳多夫在穿衣服，有好几次来到窗口看农民们到小空场上集合。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来，见面时摘下顶帽和便帽相互致意，拄着拐棍围成一个圈。管事是个胖胖的筋肉结实、强健有力的年轻人，穿一件短夹克衫，上面有绿色的竖领，钉着大扣子，他来告诉涅赫柳多夫，说大家到齐了，但是他们要等一等，先让涅赫柳多夫喝点咖啡或者茶，这两样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最好还是先去见他们，”涅赫柳多夫说，一想到就要和农民交谈，他完全出乎意料地产生了一种胆怯和羞涩的心情。

他是去实现农民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他们不敢想象会实现的——以低廉的地价把土地交给他们，就是说，他去赐予他们恩惠，然而不知何故，

他却觉得心里有愧。涅赫柳多夫来到已集合好的农民们跟前，看见的是一些棕色头发的、卷发的、秃顶的、花白头发的脑袋，他感到非常窘迫，很久说不出话来。霏霏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落在农民的头发上、胡须上和长衫的绒毛上。农民们瞧着老爷，等待他对他们讲话，而他却窘得说不出话来。从容、自信的德国管事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局面，他自以为了解俄国农民，又会说一口流利的纯正的俄语。这个强健有力、吃得太好的人，像涅赫柳多夫本人一样，和农民们满是皱纹的枯瘦的面孔和从长衫里显现出的肩胛骨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现在公爵想对你们做件好事——把土地交出来，只是你们还不配。”管事说。

“怎么不配，瓦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给你干活吗？我们对过世的公爵夫人挺满意，愿她升天堂。我们也感谢公爵少爷，他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一个棕色头发的爱说话的农民说。

“我之所以约你们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是想把所有的土地交给你们。”涅赫柳多夫说。

农民们沉默不语，仿佛弄不明白或者不相信这话。

“那么说，交给土地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紧腰长外衣的中年农民说。

“租给你们，你们付不多的费用就可以使用土地。”

“是件好事。”一个老人说。

“可是，要付得起这笔款子才行。”另一个老人说。

“给地为什么不要！”

“这是我们干惯的活儿——我们得靠土地养活自己！”

“这样您就更轻省了，只等着收钱就是了，要不，得多麻烦呀！”

“麻烦是你们给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正经干活，又遵守规矩……”

“我们这些人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瘦老头开口说，“你说，为什么把马放到庄稼地里去，是谁放它去的。我整天抡镰刀干活，一天就像干一年的活，夜里看马，少不了要睡一会儿，马就跑到你燕麦地里去了，可是，你却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你说得倒好——守规矩，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一个黑头发、满脸胡



须、年纪不大的农民反驳道。

“要知道，我对你们说过，要建一道围墙。”

“那你得给木料，”后面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农民插进来说，“我去年夏天本想建围墙的，可是把我关进牢房，喂了三个月虱子。这也就是建围墙了。”

“他这是说的什么事？”涅赫柳多夫问管事。

“Der erste Dieb im Dorfe<sup>①</sup>，”管事用德语说，“每年你都在林子里被抓住，你应该学学尊重别人的财产。”

“难道说我们不尊重你吗？”老人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就握在你手心里，你会把我们搓成绳子。”

“算了，老兄，谁也不会欺负你们，你们不欺负人就行了。”

“怎么，谁欺负？去年夏天你就扇过我嘴巴，打完就没事了。看来，跟阔人家没法评理。”

“那你就该守法。”

很明显，这是在进行舌战，参与双方都不很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又说了些什么话。不过看得出，一方是满心愤恨，但又害怕，不敢发泄；另一方则意识到自己地位优越，有权有势。涅赫柳多夫听到这些话，觉得心情沉重，于是他极力把话题扭转到正事上来：确定租价和租期。

“那么，关于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都愿意租吗？如果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定个什么价？”

“东西是您的，您来定价。”

涅赫柳多夫说了租价。像通常那样，尽管涅赫柳多夫定的价比附近出租的租价要低很多，农民们还是讨价还价，认为租价太高。涅赫柳多夫原以为他的出价会被愉快地接受，可是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满意的表示。当谈到由谁承租土地——是由整个村社承租，还是合伙承租的时候，两伙农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想把年老体衰、支付能力差的农民排除在土地承租者之外；另外一些人则是被人排挤的农民。从这种情况涅赫柳多夫才得出结论，他出的租价是对他们有利的。最后，多亏管事帮忙，才把租价和租期确定下来，农民们乱哄哄地交谈着到山坡下村子里去了，涅赫柳多夫到账房去和管事一块拟定合同。

① 德语：这人是村里的头号强盗。

一切都如涅赫柳多夫所希望和预料的那样做了安排：农民们得到了土地，支付的费用比附近的租地费用便宜百分之三十；他从土地的收益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可是对涅赫柳多夫来说，这笔收入已绰绰有余了，特别是再加上卖出林子和农具收回的钱。看来一切都做得很好，可是，涅赫柳多夫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里有愧。他看到，尽管有些农民对他说了些感激的话，但他们还是不满意，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是，他自己损失不少，却没有给农民办到他们所期望的事。

第二天，家里的合同签了字，涅赫柳多夫在几个被推选出来的老人陪伴下，带着一种没有把事做到底的不快感觉，坐进了车站上那个车夫所说的管事的那辆阔气的三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和那些困惑莫解的、不满地摇着头的农民告别之后，就动身去火车站了。涅赫柳多夫对自己不满意。在哪些方面不满意他也不知道，不过，他总是觉得有点郁闷，有点羞愧。

### 三

涅赫柳多夫从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他继承的姑妈的庄园——就是他和卡秋莎相识的那个地方。他想像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所做的那样处理这个庄园的土地，除此之外，还要打听一下，尽可能了解到有关卡秋莎的事，以及她的也是自己的孩子的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怎么死的？他一大早就来到了潘诺沃。他来到院子里第一件让他触目惊心的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绿色的铁皮房顶，由于很久没有油漆过，已锈蚀得变成了红色的，有几片铁皮，大约是被暴风雨吹得卷了边。将正房从四面包起来的薄木板，有几处被人在容易拔掉生锈钉子拆木板的地方撬开了。门廊有两个，一个是前边的，特别是他记得清楚的后面那个门廊，已经朽毁，只剩下横梁了。窗户上没有玻璃，钉着木板。管家住的厢房、厨房、马厩，全都变得陈旧、黑乎乎的了。只有花园，不仅没有衰败，而且树木茂盛、枝叶相接，现在正值鲜花盛开的时期。樱桃树、苹果树和李子树已经开花，从围墙外看去好似白色的云。丁香花盘绕形成的篱笆也开花了，像十四年前一样。那一年他和十八岁的卡秋莎躲在这丁香花丛的后面玩捉人游戏，跌了一跤，被荨麻扎破了手。索菲娅·伊万诺

夫娜在正房附近栽的那棵落叶松，当时像个小木桩，今天却长成一棵成材的大树了，上面满布着绒毛似的黄绿色的针叶。那条河已水满两岸，顺着磨坊的斜坡哗哗流淌。农民在河对岸的草场上放牧成群的牛马，五颜六色混在一起。管家是个未在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微笑着在院里迎接涅赫柳多夫，微笑着请他到账房去，微笑着走到隔板后面去了，仿佛这笑容预示会发生特别的事情似的。在隔板后面有人小声说了一阵话，随后就不说了。车夫收到赏钱后把车赶出院子，响起一阵铃铛声，随后一切都沉寂下来。紧接着有个身穿绣花衬衫、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的打赤脚的姑娘从窗前跑过去，一个农民跟在姑娘后面也跑了过去，脚上大靴子的鞋钉踏得夯实的小路轰轰发响。

涅赫柳多夫坐在窗旁往花园瞧，静听。春天清新的空气和耕耘的土地的芳香吹进两扇窗的窗户，轻轻吹拂他那汗涔涔的额头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斑斑的窗台上的几张便条。河上农妇们用洗衣棒槌敲打衣服，声音相互干扰，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这声音在迎着阳光闪闪发光的蓄满水的河面上散播开来，磨坊的水冲下来，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只苍蝇惊恐地嗡嗡叫着从耳边飞了过去。

忽然，涅赫柳多夫回想起，在很久以前，当时他还年轻、纯真，也是在这里透过磨坊发出的均匀的喧闹声听见洗衣棒槌敲打湿衣服的响声，也是春风这样吹拂他满头汗水的头发和满是刀痕的高台上的几张字条，也是这样，一只苍蝇从他耳边惊恐地飞过。他不仅想起当时那个十八岁的男孩，而且感觉到自己现在依然是那样子，那么富有朝气、纯洁、前程无可限量，可是与此同时，如同在梦里一般，他知道这已不复存在，他心里感到非常忧伤。

“请问，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微笑着问。

“随便，我不饿。我要到村子里走走。”

“那么，你要到正房去吗？我那边屋里一切都收拾好了，请您去瞧瞧，如果房子外边……”

“不，以后再去。现在劳驾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个叫马特廖娜·哈林娜的女人吗？”

这个人是卡秋莎的姑妈。

“有，就在村子里，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开小酒馆卖私酒。我知道，揭发过，也骂过她，可就是狠不下心写状子告发。老太婆了，还要

养活孙儿、孙女。”管家说，总是带着微笑，显出他想让主人高兴，并且相信，涅赫柳多夫和他一样，对什么事都明白。

“她住在哪里？我想到她那里去。”

“在村子的一头，从那边数第三排房子，左边有一座砖砌的小屋，走过砖砌的小屋就是她的小屋。还是我送您去吧。”管家愉快地笑着说。

“不，谢谢您，我能找到。劳驾请您通知农民集合起来开个会，我要跟他们谈谈土地的事。”涅赫柳多夫说，如果可能，他打算今天晚上在这里也按照库兹明斯科耶的做法跟农民们把事情了结。

#### 四

涅赫柳多夫走出大门，在一条夯实的小路上，遇见了那个身穿花围裙、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的农家姑娘，很快迈开厚厚的赤脚，正穿过一块长满车前子和独行菜的牧地走过来。她在往回走，左胳膊在前面很快地抖动着，右手紧紧抓住一只红公鸡的肚子，那公鸡哆嗦着红鸡冠，看上去很平静，只是转动眼珠，时而把一只黑腿伸出来，时而抬起来，用爪子挠姑娘的围裙。这姑娘走近老爷时才开始放慢脚步，把小跑改为走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下来，把头向后一挺，对他一鞠躬，等他走过去，她才带着公鸡往前走。涅赫柳多夫沿下坡来到一口井边，遇到一个老太婆，在穿着肮脏的线布衬衫的驼背上挑着沉重的盛满水的桶。这老太婆把水桶放下来，也是那样向后一甩身子，对他一鞠躬。

走过这口井就是村子了。这天是晴朗的大热天，十点钟已经有点闷热了。聚集的云彩时而把太阳遮住，整个街道上到处是强烈、刺鼻但又难闻的牲畜粪的气味，这气味是沿着碾平发亮的土路向山里送粪的大车散发出来的，更多的是从各家院子里扒开的粪堆里传出的，涅赫柳多夫正从这些院子敞开的大门闪过。有一些农民跟在大车后面徒步上山，他们赤着脚，穿着粘了粪汁的裤子和衬衫，打量着这位又高又壮的老爷，见他戴着灰色的帽子，帽子上的丝带经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手里拄着一根带有明晃晃银头的闪闪发光的曲节手杖，正顺坡上来向村头走去，每迈开一步就用手杖敲一下地面。有的农民正从地里回来，坐在空车的赶车人的座位上，

车子一路小跑颠个不停，他们惊奇地瞧着这个不寻常的人走在他们的街道上。村妇们走出大门，站在屋外的台阶上，相互示意指点着他，一直在瞧。

涅赫柳多夫刚走过第四个院门口，一辆大车从门里吱吱咯咯开出来，上面装着很高的压实的畜粪，粪上还铺一张席子供人坐，这辆车迫使涅赫柳多夫止住了步。一个六岁的男孩跟在车后高兴地等着上车，一个穿树皮鞋的青年农民迈开大步正从门口赶出一匹马来。又有一头长腿的蓝灰色马驹从大门里跑出来，可是，见到涅赫柳多夫，吓了一跳，缩回到那辆大车前，用腿踢打车轮，向前窜到它的母亲那里。它母亲正拉着一辆沉重的大车从院子门口出来，心神不定，发出轻微的嘶鸣。下一匹马是由一个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牵出来的，他也是打赤脚，穿着花条裤子和肮脏的衬衫，背上隆起很瘦的肩胛骨。

当这些马走上一条到处散落着灰色的、仿佛是烧焦粪堆的夯实的大路时，那个老人转身向大门口走，对涅赫柳多夫鞠一躬。

“你是我们老小姐的侄子吧？”

“对，我是她们的侄子。”

“欢迎到来。怎么，你是来看我们的吗？”老人挺爱说话，聊了起来。

“是，是，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涅赫柳多夫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们的日子糟糕透了。”爱说话的老人似乎挺高兴，拖长嗓音说。

“为什么糟糕？”涅赫柳多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说。

“这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是最糟糕的日子。”老人说着，跟着涅赫柳多夫走到敞棚下边清理过畜粪后露出地面的一块地方。

涅赫柳多夫随着他来到敞棚下面。

“我家里一共有十二口人，”老人指着两个女人继续说，那两个女人头巾已经从头上滑下来，满头大汗，裙裾掖在腰间，露出小腿肚，有一半沾了粪汁，她们手持大叉站在还没有清理畜粪的台阶上，“一个月要买六普特粮食，哪里来这么些钱？”

“自己收的粮食不够吃吗？”

“自己的?!”老人轻蔑地冷笑说，“我的地只能养三口人，今年总共收了八垛粮食，连圣诞节都吃不到。”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只好这么办：让一个孩子外出做工，再说，您行好借给了一点钱，没有到大斋就用完了，可是人头税还没交呢。”

“人头税要交多少？”

“我这一户一个季度交十七卢布。唉，上帝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了。”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看吗？”涅赫柳多夫说，往前慢慢走，穿过小院子，从清扫过的地方走到一片没有动过、只用叉子翻过的冒着浓重臭味的棕黄色的畜粪上。

“怎么不能？请过来吧。”老人说道，迈开赤脚快步走着，脚趾间还有粪汁挤出来，他绕到涅赫柳多夫前面，给他打开了小屋的门。

那村妇理了理头巾，把毛格裙的裙裾放下来，带着好奇的恐惧神情瞧着这位袖口上钉着金纽扣的衣着整洁的老爷走进他们的小屋。

从屋里跑出两个穿粗布衬衫的女孩。涅赫柳多夫躬下身去，脱了帽子，走进门道，再进入又脏又挤的屋里。这里有一股酸臭食物的味道，摆着两架织布机。屋里靠炉灶站着个老太婆，衣袖是卷起来的，露出两只晒黑的青筋暴露的胳膊。

“瞧，咱们的老爷到咱家作客来了。”

“哦，您赏面子。”老太婆亲切地说，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

“我想看看你们怎么生活的。”涅赫柳多夫说。

“就这么生活，您看得清楚。这间小屋要塌了，说不定会砸死人。可是老头子说，这小屋挺好。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跟皇上一样。”活泼的老婆子说，神经质地缩着头，“我马上要做饭了。我得给干活的人弄吃的。”

“那么，你们午饭吃什么？”

“吃什么。我们吃得挺好。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sup>①</sup>，第二道菜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说，露出了被虫蛀一半的牙齿。

“不，别开玩笑，”老人笑着说，“我们吃得并不讲究。拿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sup>①</sup> 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

“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吃食吗？我看你啊，真是个细心人，老爷。他什么事都要知道，我说过，吃面包加克瓦斯，还有汤，昨天几个娘儿们送来的羊角菜。喏，这是汤，喝过汤就吃土豆。”

“再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大不了加点牛奶。”老太婆瞧着门口，笑笑说。

屋门打开了，过道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带婴儿的村妇，挤在门口，看这位奇怪的老爷调查庄户人家的伙食。看上去，老太婆很欣赏自己对付老爷的本领。

“是啊，我们过的日子糟糕，糟糕啊，老爷，有什么可说呢。”老人说。“你们到这里来干吗？”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再见吧。”涅赫柳多夫说，觉得有些别扭和羞愧，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多谢您来看我们。”老人说。

过道上的人彼此拥挤着给他让路，他来到街上，顺坡向上走去。两个赤脚的男孩从过道里出来，跟在他后面，一个大点的，穿的是原来是白色的脏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粉色褪色的衬衫。涅赫柳多夫扭过头来瞧他们。

“现在你到哪里去？”穿白衬衫的男孩说。

“去找马特廖娜·哈林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色衬衫的小男孩不知何故笑起来，大男孩又认真地问：

“哪一个马特廖娜？她年纪大吗？”

“是，年纪大的。”

“噢—噢，”他拖长声调说，“这是谢苗尼哈，她住在村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咱们带他去。”

“可是，那些马怎么办？”

“也许没关系！”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从村里向上坡走去。

## 五

和孩子们在一起较之与大人打交道，涅赫柳多夫觉得轻松一些，跟他

们谈了一路。穿粉色衬衫的小点的孩子不再笑了，说起话来像大孩子一样，精明而慎重。

“那么，你们这里谁最穷？”涅赫柳多夫问。

“谁最穷吗？米哈伊拉穷，谢苗·马卡罗夫，还有乌尔法也穷。”

“还有阿尼西娅，她更穷。阿尼西娅家连一头牛也没有，她们讨饭。”小费吉卡说。

“她家没有牛，可是他们总共才三口人，马尔法家五口呢。”大男孩反驳说。

“反正她是个寡妇。”穿粉色衣服的男孩替阿尼西娅说话。

“你说，阿尼西娅是寡妇，可是马尔法和寡妇一样，”大孩子接着说，“一个样，没有丈夫。”

“她丈夫在哪里？”涅赫柳多夫问。

“在监狱里喂虱子呢。”大男孩用通常的用语说。

“去年他在老爷家林子里砍了两棵白桦树，就把抓进去了，”穿粉色衣服的小男孩急忙说。“关了五个多月，他的女人外出讨饭，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可怜的老太婆。”他认真地说。

“她住在哪里？”涅赫柳多夫说。

“就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处房子说，房子对面有个淡色头发的瘦小男孩，靠一双罗圈腿摇摇晃晃吃力地站在涅赫柳多夫走过来的小路上。

“瓦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里去了？”从屋里跑出一个村妇嚷道。她身穿一件仿佛沾满炉灰的肮脏的灰衬衫，一脸惊恐的样子，跑到涅赫柳多夫面前，抱起小孩跑进屋里去了，好像她害怕涅赫柳多夫要对她的孩子下手做什么坏事。

这就是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涅赫柳多夫家林子的白桦树被关进了监狱。

“还有马特廖娜，她穷吗？”当他们走近马特廖娜的小屋时，涅赫柳多夫问。

“她是什么穷人，她卖酒。”穿粉色衣服的瘦小男孩断然答道。

来到马特廖娜的小屋跟前，涅赫柳多夫让两个男孩走了，自己走进过道，随后进了小屋。马特廖娜老太婆的小农舍只有六俄尺长，摆在炉子后面的那张床连大个头的人都伸不开腿。“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孩子



的，”他想，“后来又病倒了。”整个农舍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了。涅赫柳多夫进来时，他的头撞在了低矮的门上，老太婆刚刚和自己的大孙女调整过这架织布机。两个孙子跟着这位老爷飞快跑进小屋，在他身后的房门口站住了，伸手抓住门框。

“你找谁？”老太婆生气地问，因为没有调好织布机，她心情不好。此外，她因偷卖私酒，也害怕一切生人。

“我是这里的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太婆沉默不语，定睛望着他，然后，突然脸色完全变了样。

“哎呀，是你啊，亲爱的。我这个傻瓜却没能认出来，我以为是什么过路的人，”她故意用亲热的腔调说，“哎呀，我的小鹰儿……”

“我想咱们谈谈，最好没有外人。”涅赫柳多夫看着打开的门说。那里站着一些孩子，孩子后面有一个瘦女人，怀里抱着一个总在微笑的虚弱不堪的婴儿，这婴儿因病面色苍白，戴一顶用布块拼成的小圆帽。

“瞧个什么劲儿，看我揍你们，去给我拿拐杖来！”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孩子嚷道，“关上门，怎么啦！”

孩子们走开了，带婴儿的村妇关上了屋门。

“我寻思这是谁来了？是老爷呀，我的小金砖，看不够的漂亮哥！”老太婆说，“你这是到哪儿来了，也不嫌弃我们。哎呀，我的金刚钻！坐到这边来，老爷，坐到这躺柜上，”她用围裙擦了擦柜子说，“我寻思，是哪个鬼东西跑来了，没想到是你老爷，好老爷，大恩人，我们的衣食父母。你要原谅我这个老傻瓜——我都快瞎眼了。”

涅赫柳多夫坐下来，老太婆站在他面前，右手托着面颊，左手抱住尖细的右胳膊，拉长声调说起来：

“你也见老了，老爷，当年你是漂亮的牛蒡草，可是如今什么样了！看起来，也是操心费力。”

“我今天到这里是想问问：你是不是还记得卡秋莎·马斯洛娃？”

“卡捷琳娜吗？怎么能不记得，她是我的侄女……怎么能不记得，我为她流过多少眼泪、多少眼泪。那事我全知道。我的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犯过罪，谁又在沙皇面前没有犯过法？那是年轻人干的事，他们喝茶啦，喝咖啡啦，最后让魔鬼给搅乱了，要知道，魔鬼的力量也很大。有什么办法！要是你抛弃她不管，那不应该，可是你赏了他钱，痛痛快快地给一百卢布。可是她干什么了。她太不清醒了。她要是听我的话，她就能好好